

沧海江湖

长篇巨著

(中)

庄汉新 著

本书荣获中国作家协会金秋笔会「全国评比」一等奖

「组委会特别贡献奖」

这是一个赤子的生活历程·这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·这是一个世纪的历史缩影

小人物，大世界，真历史：一部书写社会人生史诗的长篇巨著。

荣辱沉浮，曲折坎坷，沧海一生：一部传奇人物的奇妙人生此起彼伏，妙不可言。

爱情婚姻故事：荡气回肠，催人泪下，最为感人。

线装书局

沧海江湖

长篇巨著

庄汉新 著

(中)

本书荣获中国作家协会金秋笔会「全国评比一等奖」
「组委会特别贡献奖」



这是一个赤子的生活历程·这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·这是一个世纪的历史缩影

小人物，大世界，真历史：一部书写社会人生史诗的长篇巨著。

荣辱沉浮，曲折坎坷，沧海一生：一部传奇人物的奇妙人生此起彼伏，妙不可言。

爱情婚姻故事：荡气回肠，催人泪下，最为感人。

线装书局

 第十四章

春节前夕，一场大雪纷纷扬扬，接连下了三天。雪后天晴。暖阳温柔地露出了她妩媚的笑脸。偌大的淮扬城，银装素裹，一片晶莹。

一大早，市文教委院落里，董轩正带领着一群机关工作人员扫雪。大家争先恐后，用扫帚、铁锹和抬筐热火朝天地忙碌着、说笑着。好一派欢快的景象。几个年轻的工作人员生发奇想，兴致勃勃地在道路边儿上的园子中堆起了雪人，甚至打起了雪仗。

“小心别滑倒了，伤着咯！”董轩对他们大声喊道。

“没事儿，董主任。您有没有雅兴，也跟俺们一起玩玩儿？”一个打扮入时的姑娘露出满脸灿烂的笑容，老远向着董轩答道。

“我？哈哈哈……就免了吧？”董轩知道，向他答话的这位姑娘是秘书科小王，不由得乐呵呵地摇了摇头向门口走去，他本想看看门口被积雪覆盖的道路，想着下面怎么安排人手清扫，却不料迎头看着开来了一辆吉普车，从里面走出了一个人来。

“董主任，您好！”那人向走来的董轩招呼道。

“您好！”董轩微笑应答，上前与那人握手。心里面想着不知道眼前这位陌生人是上级哪座庙里的神仙，来这里又有何公干？

“董主任，您不认识我，我可早知道您，大名鼎鼎的老革命。”那来说。

“哪里哪里，不客气，您是？——”董轩问。

“我是市人民政府行政处小孟。”那来人答。

“哦，孟处长！大驾光临，请进，到办公室里坐坐。”董轩说。

“我就不进去了，咱们就在这儿说吧！是这样。市军管会和政府领导经研究，已经批准了您要回美人巷房子的报告。昨天，驻军首长已经把房子让出来了，我想现在就带您去看看房子，您有空吗？”孟处长说着，问。

“啊——那太好了！谢谢市领导关怀，也谢谢您为我操心，专程跑来。”董轩颇为感动地说。

“哪里话？这是我的工作，应该的。董主任，请上车吧。”孟处长招呼道。

“您稍等一下，我去办公室安排一下工作，马上就来。”董轩说着就转身，快步走进了院子。向有关人员安排好工作，就登上了孟处长的吉普车，一溜烟向着美人巷开去。

当他下了车，站在了这个让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门前的时候，不免激动不已，感慨万千。从外观上来看，院墙和大门无甚大的变化，只是显得有点破旧。门楣上“董宅”两个鎏金大字已经黯然失色。多有斑驳。

“过了那么多年，几经战乱，又换了那么多的主人，仍基本不失原貌，实属难得。就算不错了。”董轩呆呆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在心里这样想着。

“……”孟处长此时此刻十分理解董轩这会儿的心情，站在旁边也并不说话。

“失而复得的东西自然感触良多。”孟处长在心里这样想着，直至董轩向他投来热切的目光，他才拿出了钥匙，打开了大门。

进了院子，董轩心潮起伏之中，这瞧瞧，那看看，堂屋，西厢房，灶间甚至厕所一切如昨。院中老槐树下那张石桌子和四个石鼓，给他的第一感觉是触景生情，睹物思人。勾起了他对爱妻邵荣雅的美好回忆。1937年中秋赏月时，他和邵荣雅正是坐在这里耳鬓厮磨，如胶似漆，海誓山盟，卿卿我我，结为了伴侣。现在佳人已去不复返，空留一片伤心处。此时此刻，董轩的心情，怎一个愁字了得？！这会儿，他感到眼前的故居格外的空旷、寂寥和寒冷。甚至地上的积雪，都让他感到刺眼。看到站在自己身旁的孟处长，董轩把千头万绪压在心里，尽量克制住自己的情绪，以免失态。

“董主任，您看这院子怎么修缮？我明天就安排工人来干。”孟处长说。

“……简单打扫一下，刷刷墙吧？”董轩叹了一口气，说。

“那好。三天以后，我再把钥匙给您。咱再办理一下交接手续。”孟处长十分爽快地说。

“让您多费心了，不好意思！”董轩说。

“哎？用句古语说，这叫完璧归赵，我得做好才是！”孟处长把话说得很满，一副热情友善的样子。

三天以后，董轩从孟处长那里拿到钥匙，办理完一切交接手续，即着手

做回归故居的各项准备。他先是添置了一些必要家具和生活用品，然后在星期六的下午，赶到五堡，母亲住的家中。向他老人家报告这一喜讯。老人家一听，喜出望外，乐不可支，随即就打点行李，忙了大半夜。天一放亮，就早早起身，准备登程。

村上的干部和老少爷们儿、邻里乡亲，闻讯前来帮忙。一向寂静的院子，这会儿是人来人往，大呼小叫，好生热闹。村上看着董轩是市里大干部的面子，还专门给派了一辆牛车，送他。依依不舍的乡亲们簇拥着牛车缓慢的挪动，直把董轩娘俩送到了西门外。母子俩深切地感受到乡亲们的一片淳朴和深情。

晌午十分，牛车赶到了淮扬城南鸡嘴坝，停了下来。因为按照市里规定，牛车不准进城。董轩和娘下了牛车，在路旁饭馆犒劳车把式吃饭。分手前，董轩拿出点钱送给车把式以示答谢。可车把式说什么也不愿意收。

“自己人，哪儿能呢？收钱多薄气，哪天俺进城找到您门上，还认识俺就行。”车把式这话，也说得直白而实在，一点都不虚伪。

接着，董轩又雇了三辆平板车拉着母亲的全部家当和细软，回到了美人巷故居。到了家，董轩只顾忙里忙外，招呼着工人卸车，付钱。没料想，当把这一切安排停当，来到堂屋却看到母亲倚靠在床头，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了。

“轩儿他爹，你撇下俺……那么多年……俺可怎么活啊……”母亲一声强似一声地哭着，数落着，让董轩听来直感到心痛。

他想到母亲跟前，劝她不要太难过；可又一想，母亲回到故居，想到她当年老两口朝夕相处的情景，痛从中来，又岂是自己能劝说了的？干脆就让她老人家哭个够吧！痛哭是女人最好的一种发泄吗！强迫她压抑住这种痛苦反倒不好。

过了好一阵子，母亲哭够了，擦擦眼泪，抬头一看，儿子直愣愣地站在她身前，她才恍然清醒过来。

“轩儿，快扶娘起来，这还什么都没拾掇呢，我就……唉！老了，不中用了！”娘叹气着起身，直怪罪起自己来。

“您歇着吧！不着急，咱慢慢弄就是喽！”董轩安慰道。

“娘天天做梦都想回这个家，没想到，今儿个还真地回来了。俺该高兴才是。”娘说。

“娘！是啊！您不知道，要回这个家该有多难。组织上三番五次地研究商量，才批准了咱的申请。”董轩如释重负地说。

“娘明白。这全仗我儿的火亮罩着。你要是没有出息，谁还理咱们？前一阵子乡里闹土改，我担惊受怕几夜都睡不着觉。你爹不是有钱的大户人家嘛！按说，给俺划个地主俺也没办法，后来还不错，村上给俺谈，说是念你是老革命，有功；又说俺是小老婆，才让俺随娘家划成贫农。这才免被批斗。儿呀，你不知道，乡里斗地主那个架势可吓人了！”娘一口气把闷在心中的苦水，就全都倒了出来。

“儿能想到……娘，现在好了，一切都过去了，您跟儿子在这儿安安生生地过日子吧？”董轩嘴里这样说，可心里仍然存有余悸。因为解放一年多来，每次审干填表，家庭出身成分始终是困扰他的一个大问题。上级领导和同志们在直观的感觉上，对他家的这一问题的看法，也不尽一致。甚至有人，还颇有微词。这次申请要回美人巷故居，也不是没有人持反对意见。要不是周林市长，是他解放前从事地下工作的老上级，出于对他的信任和肯定，敢于力排众议，一锤定音，这事儿还不知道要拖到猴年马月，甚至会终无结果呢？

想到这里，董轩心中又泛起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深长的不安。党组织和人民政权，将怎样看待他的出身？富家门第，对他这样一个有着特殊背景和经历的人来说，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和后果？这似乎都是一个未知数。想到这里，一颗久久悬着的心又始终放不下来。

当然，这会儿，董轩的苦衷，当娘的未必全都能理解。她这会儿只为自己能躲过一劫而庆幸，其他的她考虑不了那么多。她也没有能力像儿子一样，去想那么多复杂烦人的政治问题。她哭完了，说完了，烦恼也就烟消云散了；又劲头十足，兴高采烈，去忙乎操持她的家务事去了。

这样，大半天下来，该摆放的摆放好了，该铺展的铺展好了，该洗刷的洗刷好了。老太太按照这所房子的原样，一切都规整好了，她也就心满意足了。

晚上掌灯时分，董轩按照老习惯从街上饭店要了几个菜，娘俩热乎乎，亲亲热热在这董家老宅，就吃了一顿团圆饭。

“儿呀——为娘的，眼下只有一桩心愿，你什么时候能给娘再把儿媳妇娶回家？”饭还没吃上几口，娘的唠叨又来了。

“娘，这可不是我想就能想来的啊——”董轩心情沉重地说。

“你眼看四十，半辈子都过去了，那个邵荣雅，我看是回不来了。你不想再娶，我还想抱孙子呢?!”一提起这茬儿，娘又数落起来了。

“……”董轩深切地望了娘一眼没接腔，面对这个令他尴尬的话题，他又能说什么呢?

这一夜，娘在堂屋东间，铺着董老爷留下的虎皮被褥，做着美满惬意的旧梦，睡得很香。而董轩却在那西屋里，辗转反侧，浮想联翩，惴惴不安……

冬去春来，万象更新。随着整个国家的安定，作为战时管理体制的结束，淮扬市军管会撤销。淮扬市党政领导也做了重大调整。在这一背景下，董轩的职务也有了相应变化。原来的市文教委机构，一分为二，变成了文化局和教育局，两个并行的职能局。董轩随之出任文化局局长。从此以后，他就和教育事业脱钩，而专门主管文化事业。从他的人生经历和职业特长来说，这可说也是顺理成章，水到渠成，合乎逻辑。这对他个人来说，固然是他的偏爱和强项；而从社会用人来说，这也完全是人尽其才。于己，于他，于社会都自然是件好事。

新官上任三把火。作为淮扬市的首任文化局长，董轩上任后，认认真真，扎扎实实，为淮扬市的文化事业办了三件大事。

第一件事，是修缮、改造和新建了一批专业剧场和电影院，使其有规模、上档次和高水平。这就有了后来的共和舞台、解放舞台和群乐戏院等一批剧场和淮扬会堂、苏海堂（军人）两个大会堂；有了中山堂、金城、彭辉、云天等四家专业电影院。和相应的电影公司。淮扬人民的群众文化生活，自此以后，就有了可以满足的场所。

第二件事，是组建淮扬市、县、区级新华书店和图书馆、文化馆，负责人民群众书刊报纸的发行、阅读和各种文化活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。和过去的放任自流相比，这使人民群众的阅读和文化活动，有了相应的主管部门和主流渠道。

这两头两件事儿，董轩带领文化局一帮人做得都比较顺心，可以说是得心应手，心想事成。可唯独第三件事，却让他做起来，磕磕碰碰，左右碰壁，甚至陷入内外交困，焦头烂额的泥淖之中。

董轩要办的第三桩事儿是清理旧艺人，整合民间草台班子，组建淮扬文化历史上破天荒从来没有过的，专业戏剧演出团体。这本来是件莫大的好事。

对旧艺人来说，由讨饭的下贱的戏子变成了人民演员了嘛！而且可以吃皇粮，拿工资，有了铁饭碗了嘛！何乐而不为呢？对人民群众来说，有了专业剧团，今后文化生活可以更丰富、更方便了嘛！也是求之不得！何况上次到北京干，董轩从田汉，主管文化部戏曲改进的文化部领导那里已经拿到了尚方宝剑。国家有政策，政府给予支持嘛！可谓有根有据，上行下效，师出有名嘛！

可董轩那么聪明的一个人，偏偏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往往好事儿难成。这倒应验了那句老话，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，而这一失给他带来的后果又绝非严重二字所能概括。不仅在许多方面，给他乱上添乱，使他错上加错；而且在人生命运的根本方面，又为他日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兴衰沉浮，埋下了深深的祸根。这又可称之为当局者迷，当为做人者戒。

实事求是地说，这件事在起步阶段，董轩的整体构想无疑是正确的。可以说是无可厚非。你看，他其志不在小，考虑到淮扬饶有地方特色的两大传统剧种柳子戏（拉魂腔）和豫剧，辐射整个苏鲁豫皖晋边缘地区，是省戏曲苑的两只奇葩。所以在组建剧团的名称上他颇费了一番脑筋和周折，争取到了省文化厅领导的支持和批准，分别定名为省柳子剧团和省豫剧团。这样，本来是淮扬地方性的两个剧种就摇身一变，成了省级的两大剧团，规格就明显提升了一级。董轩此举一出，立即就赢得了省、市文化界的一致好评，可谓是满堂喝彩。自然，这使他很自鸣得意。一种成就感，就在他心头油然而生。

然而，这事儿接下来一进入到实质性的操作、组建阶段，情况就不是那么乐观了。董轩渐渐发现，他对地方戏曲这个行当的了解所知甚少，而尤其是对这个圈子里人员的复杂性更是估计不足。因此，在心理上和工作程序上，他都存在着仓促上阵，准备不充分的问题。后来，他越发认识到，这原本就是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，给自己做了一顿夹生饭。他不能接也得接，不想吃也得吃。

矛盾始终围绕着一个焦点问题而展开，那就是在民间艺人草台班子的基础上，筛选剧团所需要的合格的演员。而这个行当从旧社会带来的突出的问题则是鱼龙混杂，帮派林立，关系错综复杂。所谓三教九流都有，让人眼花缭乱，真假难辨。在人员的选拔、取舍的问题上，让人无所适从，很是头痛。

鉴于此，董轩应对的策略有二：一是先敲定这两个剧团的正副团长。他广为征求意见，分别任命柳子戏、豫剧挂头牌，在观众中有影响和威望的四

大代表人物里外香，金阿大和许艳，季伶为省柳子剧团，省豫剧团的正副团长；二是由两个剧团的正副团长出面选拔，敲定演员。董轩觉得，以他们对该剧种演艺人员的了解，这应该是有问题的。而且这一方案还有一个特点，他已经把自己超脱出来了。

但是事实证明，很显然，董轩的这两个想法是有点太书生气了，太不切合实际了。岂不知，要谁不要谁，厉害所系，事关重大。这四位正副团长，好定的则定，不好定的他们也不愿意得罪人，就又把矛盾上交，把皮球又踢给董轩了。

“请局长大人定夺！”这一句话就把董轩说得瞠目结舌，左右为难。

再说，中国千百年来社会积淀和恶习，面子、人情、关系已蔚成风气。在决定利益和人事问题的时候，这三条已经成为了一种潜规则。这哪儿有不讲究的道理？！而争风吃醋的恶习，在戏曲演艺界更是有增无减，变本加厉。江湖艺人为了挤进演员的行列，而彼此展开的窝里斗和互相倾轧，就异常尖锐和激烈。这就把本来一潭秀水，又搅得浑浊不清了。

董轩的办公室里，甚至家中，从早到晚向他献殷勤的，套近乎的，拉关系的，说情的，甚至告黑状的可说是川流不息，络绎不绝。为自己，为亲朋好友，把婆婆妈妈叔嫂斗法的本事都竞相施展，显露了出来。那说什么张家长李家短，拉大旗作虎皮、包着自己、吓唬别人的能耐，个个都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最佳处，直弄得董轩一天到晚是听不完也坐不住。他每天都是晕头转向，稀里糊涂，像面对一团乱麻似的，怎么也理不清楚。

而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，这戏曲演艺界本来女人就多，而且个个长得标致俊俏。人见人爱不说，单凭她们那一步三摇，嗲声嗲气，使出迷人手段焕发出来的万种风情，就足以让人为之倾倒。在这段时间里董轩每天，每时，都陷入到这各色美女的重重包围和密集轰炸之中。就算他果真能做到坐怀不乱，不失身份，而其他他人也未必就能相信他的清白。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吧！

“这董局长身边每天美女如云，还能不出事儿吗？”这话直接、间接地传到了董轩耳朵里。着实让他心烦。

“儿子，这是咋回事儿？这昨天天都有漂亮姑娘到咱家来，你没事儿吧？”母亲总是用担心的语气，质问他，他又能作何解释？这下可好，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。现在董轩所面对的何止又是一台戏？！

但是，他确实又没有办法摆脱这些人的纠缠。尽管他千遍万遍地向他们

说明选拔演员是有严格标准的，不是自己随便说了就能算数的；你们应该去找团长，团长会按照程序 and 标准去做的，等等，等等。但是毫无作用。这局面每天仍然都还在继续着，而且恶性循环，愈演愈烈，令他实在想不出可以摆脱这困境的办法。他总不能硬往外撵她们吧？！

“董局长，你怎么搞的？！不少群众对你有议论嘛！你要注意干群关系哟！”一天，连市领导都专门打电话来提醒甚至批评他说。看来，这股风都已经刮到市里了。这下可好，他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。

“请市领导相信我。我没事，我会注意的。”董轩只是用这样的话来回答市领导的提醒乃至批评。他坚信，自己的觉悟、立场和作风都不会有问题。

不过，就在这关键的茬口，意外突发的一宗“桃色事件”，不仅改变了他原有的工作进程，而且又使董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。他在维护公理、正义和自己良知的同时，却不经意间又向相关部门的领导关系发出了严峻的挑战。

“救命啊——杀人啦！救命啊——”一声女人刺耳的尖叫，就打破了初夏这深夜的宁静。省豫剧团宿舍正在熟睡的人们突然被这叫声惊醒，纷纷起身，向叫声传来的方向跑去。

刹那间，青年女演员吴筱红宿舍门口已经挤满了人。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上前破门而入，一眼就看到了躺在床上的吴筱红，满脸血迹，浑身颤抖。可能是挣扎慌乱的原因，大半个身子都裸露着。小伙子忙转过脸来不敢看，随后进来的女人们，上前扯过被子给奄奄一息的吴筱红盖上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团长许艳拨开人群，问。

“可能是两口子打架，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俺们就听到吴筱红和她丈夫高显民的吵闹声。后来，慢慢就没有动静了。他两口子经常吵，有时也打架。俺们就没在意，谁知会出现这种情况……”一个和吴筱红住得较近的邻居答道。

“她丈夫呢？”许团长问。

“对，他人呢？”许团长一问，大伙这才反应过来急忙往屋里搜寻，众人的目光扫描了一遍，不大的屋子里已不见吴筱红丈夫的踪影。

“不好了，他可能趁乱时候跑了——”有人说。

“保护好现场，我马上就过来。”许团长说着忙向办公室跑去，他很快就拨通了董轩局长的家庭电话。

“叮铃铃……”董轩在睡梦中被一阵急促的铃声唤醒，他伸出手就拿出了

床头电话的听筒。

“董局长吗？我是豫剧团许艳，不好啦！我这里出大事儿了！”许团长气喘吁吁地说。

“啊？怎么回事？你说——”董轩说。

“吴筱红丈夫行凶杀人！”许团长说。

“啊？什么？人怎么样？有没有生命危险？”董轩急忙起身，问。

“现在还没有——”许团长答道。

“你等着，啊——我马上就到。”董轩说着，“啪”的一声放下听筒，匆匆穿上衣服。出了房门，骑上自行车，就往苏北路上的豫剧团奔去。

“让开。快让开。董局长来了——”许团长喊道。

人们让开一条缝，董轩挤了进去，看了看生命垂危的吴筱红，发现她脸上像被火烧焦了似的难看，而且一股刺鼻的味道袭来，让他一时喘不过气来。他急忙转身，走出屋子，向许艳说：“许团长，快，打电话，报案——”

许艳领着董轩一前一后，就向办公室跑去。

半个小时以后，一辆军用吉普车疾驰而来。从车里，下来几位公安人员。公安人员按照程序，查验现场，记录、拍照、询问知情人，然后问：“凶手呢？”

“趁乱跑了。”有人说。

“知道凶手是谁吗？”公安人员问。

“八成是吴筱红丈夫。”有人答。

“她丈夫？叫什么，干什么的？”公安人员问。

“我知道，叫高显民，还是你们市公安局的一个科长。”有人答。

“高显民？科长？……”公安人员边做记录，边像是不能相信似的。

“……这样吧！赶快通知医院，把人拉走抢救，先救人，凶手的事儿我们来办！”公安人员说。

“你们哪位是领导？”公安人员又问。

“这是我们文化局董局长。”许艳忙上前介绍说。

“哦！董局长，办案的情况我们会给你们联系的。”公安人员向董轩说。

“凶手作案手段，如此残忍，令人发指。我们一定要为受害者讨回公道。”董轩满怀气愤地说。

“……”可能是发案的场面见得多了，公安人员也没再说什么，收拾一下

就走了。

接下来，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救护车，赶来把吴筱红拉走。到了医院后，经抢救，生命体征趋于稳定。但面部烧伤，由于凶手用的是高强度的镪水，浓硝酸对皮肤的腐蚀性太大，所以造成大面积毁容。原来好端端的一个漂亮的脸蛋，现在是面目全非，变成了一副焦糊糊的样子，令人惨不忍睹。而且剧烈的疼痛，一直让受害者难以忍受，哭叫不止。医生们在打止痛针都没有效果的情况下，只好用氯丙嗪和麻醉剂，暂时稳定住病情，和病人的情绪。至于面部整容和修复手术，淮扬限于水平和条件，还做不了。只有等待时机，到上海转院治疗。

几天后，从市公安局传来消息，凶手高显民先是畏罪潜逃，后又自首归案。现已被关押在8号看守所。据凶手交代，他的犯罪动机，是怀疑妻子吴筱红作风不正，又有外遇，跟他人私通。盛怒之下，才酿成此案。他对整个犯罪情节，并无隐瞒，全都供认不讳。另外，董轩又听人说，这个高显民现年三十岁。豫剧团演员吴筱红是他第二任妻子。他是迷上了吴筱红的美貌，才和原来乡下的结发妻离婚以后才再婚的。这个高显民案发以前，一直是市公安局很有发展前景的科级干部。据说即将调干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，深造，以备日后委以重任。

“……如果真是这样……会不会直接影响对这个案子的公正处理和判决？……吴筱红，一个好端端的演员，难道就这样被毁了？”董轩在心里反反复复，不断地问自己。他对市公安局未来办案的结果，愈来愈表示怀疑。

这宗“桃色事件”不胫而走。很快在市里各个场合传播、发酵。它成了人民关注的热点和茶余饭后的谈资，人们称它为淮扬版的《夜半歌声》。这个电影董轩当然看过。在这部片子中凶手也是用镪水往女主人公李晓霞脸上泼，致使李晓霞非人非鬼一样的难看。

“不能排除这个高显民，是看了《夜半歌声》，受这部电影情节的启发，才下此毒手的。”因此董轩对这部广有知名度的电影所产生的效果，在内心深处产生质疑。

“身为公安干部，知法犯法，该罪加一等，从重判决才对。”董轩深信只有这样的判决处理，才能给广大人民群众以一个满意的交代。

也许是出于一个领导者，对自己属下太爱护和同情，也许是出于自己一向办事太认真的老习惯，也许是出于一种太重的书生意气，总之，董轩对眼

前发生的这件事，显得越来越沉不住气，因而变得十分焦躁、不安和着急了。

一个月下来，仍不见动静。他坐不住了，他在办公室里下意识地摸起了电话，通过市人民政府总机，他接通了市公安局任局长的办公室。

“喂？任局长吗？我是市文化局的董轩。”董轩来了个自报家门，说。

“哦！董局长，您好。久仰您的大名，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？”任局长一团和气地答。

“啊——是这样，一个月前，发生在省豫剧团的那桩凶杀案，对演员吴筱红造成了严重的伤害。我想问问，任局长，你们对凶手的审理怎么样了？”董轩开宗明义，直言咨询。

“啊，这个案子嘛！凶手还在押，调查、取证仍在进行之中。至于，移交检察院批捕和人民法院判决还有待时日。案情重大，不能操之过急嘛！”任局长说得井井有条，头头是道。

“任局长，这件事，已经引起了淮扬各界的广泛关注，众怒难犯，公愤难平呐！我怕夜长梦多，给人民群众不好交代！”董轩的话中掩饰不住心中的不满，不免流露出情绪和微词。

“对我们公安部门来说，依法办案，一向有我们的原则和程序。到时候，我们会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的。”任局长的话中，也表现出了一种不耐烦。

老古语说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本来，话一说到这个份儿上，董轩应该识相，及时打住才好。可这会儿，不知怎么的，他偏执拗地一定要把心中那个疑虑一吐为快。好像如骨鲠在喉，不吐不快。

“任局长，我听说，作案凶手还是你们公安局的一名科长，你们不会对他心慈手软吧？”这话又单刀直入，一针见血。有点像干柴，一点就着。

“你董局长身为党的干部，说话是要负责任的。我们从来还没有将功遮过的先例，别说是一个小小科长，哪怕是再大的官儿，只要他触犯法律，我们都会秉公办事，照章办理，绝不含糊！”任局长用坚定的口吻说，话中火气不小。

“恕我多虑……”董轩想缓和气氛的话，还未说完。

“啪”的一声对方把电话就给挂上了。

董轩自己说话不把门儿，反倒碰了一鼻子的灰，讨了个没趣儿。

又是一个月过去了，董轩仍然没有听到关于承办肇事凶手的报道。他压

抑在胸中的无名火又上来了。加上吴筱红事件以后，豫剧团由于缺了她这样一个重要旦角儿，就排不成戏，正副团长许艳，季伶三天两头到局里来向董轩诉苦，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。说什么连演员的人身安全都不能保障，这样谁还敢演戏。这样，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剧团，非拖垮不可。这话有如火上焦油，使董轩更沉不住气了。

人往往就是这样，这气一上来就产生冲动。做出的事情就完全不顾后果。所谓情绪暴躁，缺乏冷静，丧失理智，做出蠢事又完全不自知。

董轩盛怒之下，眉头一皱计上心来。他想，既然打电话给公安局任局长都不见效果，甚至任局长一点面子也都不给他，连说话一点儿也都不客气，反倒把他数落了一通，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，那干脆就把脸面撕破，借助公众舆论的力量再给公安局施压，或许能促成这个案子尽快有个结果，给受害人和剧团同仁有个满意交代。

于是，他连夜赶写了一篇文章，题目叫《女伶惨遭毁容，凶手何时伏法？》。第二天，一大早刚上班，就让秘书送往《淮扬日报》社。报社主编一看是董轩局长亲自撰稿，而且言之凿凿，于情于理，都应支持，就当即编发，第二天很快见报了。

这篇文章一经刊载，就立即成为淮扬上上下下关注的一个焦点。人民群众拍手称快，争相传阅，成了街头巷尾，市井百姓议论的一个中心话题。当日《淮扬日报》的销售量，创历史新高。市级党报，正式发布桃色事件的新闻，就成了一个抢手的卖点。

可这篇文章的刊载，却立刻引起各级党政领导的深切忧虑。一个普通的刑事伤害案件，被这样炒作哄闹起来，问题就严重得多了。这无疑在淮扬政坛，插了一个马蜂窝，引爆了一颗定时炸弹。其危害，其能量，波及的范围和影响的程度都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。党和人民政府的形象问题，革命队伍的纯洁问题，公安、检察和人民法院办案的效率和公信力问题，甚至有没有人贪赃枉法徇私情，为肇事凶手袒护，开脱罪责的问题，都一一被提了出来，都一一要在公众面前经受严峻的考验。

此情又尤以淮扬的公检法为重，这三个单位的领导认为董轩拿此说事儿，这是别有用心，借题发挥，故意给司法界出难题，让他们难堪。他这又是在借助公众舆论的力量，威逼公检法就范，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，听说市公安局任局长在报上看了这篇文章以后，当即就气愤地

把报纸重重地扔在了地上，怒斥道：“他董轩究竟想干什么？这不是公然向我们示威，和我们叫板吗！”

在这以后，人们果然看到了这个事件所带来的双向效果。一方面，淮扬公检法倒是明显加快了办案速度。一个月之内，就完成案件侦结、批捕和审理的全部程序，以故意伤害罪判决高显民有期徒刑十年。而且专门在《淮扬日报》显要位置上刊发消息，以正视听，藉平民愤。而另一方面，作为董轩为这件事情所付出的代价，是他公开得罪了淮扬公检法，尤其是公安局的有关领导，使他和这些执法部门领导的人际关系空前紧张，以至在参加市里会议和活动的公开场合，互相见面的时候，都互不搭理，无话可说，积怨日深。这就在事实上，为董轩日后的命运带来某种严重的威胁。

可董轩执拗、求真的性格并没有使他警惕和收敛。在这以后，他在省里开会的时候，还一再愤愤不平、喋喋不休地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领导奏本，反映淮扬司法界对这起案件的处理不力，量刑嫌轻，致使淮扬的司法工作因此而受到了省里的批评。这更使他和淮扬司法界尤其是公安局的矛盾进一步升级、激化。他在不经意间，就已经把自己置身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动辄得咎的境地。他在此以后的命运就完全可想而知了。他人生的风险系数就因此而大大增加了。

“堂堂一个文化局长，为一个女人，为一个戏子说得未免是太多了吧？做得是有点太过分了吧？”这话背后的潜台词使不少干部对董轩其人就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，甚至有人都开始对他的作风和人格公然表示了怀疑。

男人，尤其是有身份、有地位、有职有权的男人对女人的问题尤其要慎重、要检点。否则，一旦有污水泼到他身上来，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在这个案子中，有人要说董轩和受害者吴筱红之间有那种瓜葛，绝对是不合乎事实。他对这个女演员，只是出于工作需要接触过几次，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深刻的、美好的印象，更不要说能和她之间有什么瓜葛了。这样说绝对是太冤枉他了。如果有人根据董轩对这件事情的高调反映和过分姿态，去进而怀疑他的清白，这似乎也情有可原。不过，问题只在于，持这种想法，并不负责任散布这种言论的人是事出有因，是出于某种特定的需要。有意去混淆黑白，颠倒是非，往董轩脸上故意抹黑罢了。

然而，接下来，下面发生的另一桩与女人有关的事儿，董轩却绝对脱不了干系，保不住清白之身的。就算他浑身是嘴，他也是说不清，道不明的。

因为他一不小心，就坠入了一位漂亮姑娘为他编织的情网里了。他想逃脱，都逃脱不掉。

这话还得从淮扬市话剧团组建过程中，招考演员的事儿说起。

董轩从1938年台儿庄战役起，就与现代话剧演出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可以说，他一直对话剧演出情有独钟，爱不释手。现在，自己当上了文化局长，组建淮扬市话剧团，就当然是他分内的事了。他为此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热情、智慧和心力。他甚至雄心勃勃，想把作为中、小城市的淮扬市级话剧团，打造成在省内、进而在全国有影响的一流专业演出团体。为此，他四处奔走，广纳贤才，网罗精兵强将，荟萃天下群英，显示非凡气派。他利用和田汉、金山的特殊关系，大造声势。在不长的时间内，就建立了一只高水平的话剧演出队伍。他还专门从北京请来著名话剧演员江潮，让其担任淮扬市话剧团团长。江潮抗战时，就是中华全国抗敌演剧队的重要成员，资历长，表演经验丰富，饶有领导才干，自然是董轩的不二人选。

淮扬市话剧团组建工作顺利完成以后，董轩就全面放权，一切交由江潮团长负责运筹，自己就不想再过问其中的事了。可实际上呢？江潮团长或许是出于对老领导、老前辈的尊重、或许是有些棘手的问题不好办、办不了，所以免不了隔三差五就常常跑到董轩的办公室，请局长出面给予支持、把关和定夺。这一来二去，一些事儿董轩还是免不了要过问的。

1950年夏秋之交，菊花飘香的季节。一天下午，江潮来到了董轩局长的办公室。

“董局长，有个事儿还得请你出面定夺。”江潮虔诚地向着董轩，说。

“哦？权都交给你这个大团长了，我就不过问了吧？”董轩用信任的目光看着江潮说。

“董局长，不是的，这个事儿非同一般。”

“哦？什么事儿？那么麻烦。”

“团上最近从市里招考一批青年演员，初选已过。现在有几个演员苗子，我们评价不一，存在分歧。所以，就一定要请您过目、审核，才能决定。”

“啊？就这事儿……你具体说说，怎么个情况”，董轩不由得笑了笑，问。

“有一个姑娘，人长得太漂亮了，他不一定适合演出角色的需要，所以就犹豫不决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不是有一个说法嘛！漂亮的不一定是美的。”

“可美的，一定是漂亮的哟。”董轩乐呵呵地补充说。

“是这样的。在表演理论上，确实有个漂亮脸蛋和表演角色的矛盾。我们需要的是角色，而不只是漂亮脸蛋。”江潮说出同道中人的一句话。

“那当然，无论是演员自身的表演上，还是观众自身的审美欣赏上，这可能都是个问题。”董轩用城府很深的语气说。

“过分漂亮的形体，不仅直接影响着演员表演水平的发挥，而且也直接不利于观众对角色欣赏。”江潮接着说。

“你说得很对。哎？你说的这姑娘，不至于是这样吧？”董轩问。

“那就要请你局长大人一睹芳容，看看再说喽？”江潮用幽默的语气说。

“……那好吧？咱们走——”董轩说着就起身离开了办公室。在江潮的陪同下径直往市话剧团排练大厅走去。

到了排练大厅，见了主考的几位资深演员。几位演员见局长亲自前来把关，异常兴奋。江潮团长当即和他们几个人商量一下，对有争议的几位考生的考核办法，然后向董轩局长汇报请示。董轩点头应允，然后就坐在台下头排正中观看。

第一个登台表演的，自然是刚才在办公室里江潮向董轩说的那位漂亮姑娘。她叫张曼丽，是来自淮扬第五中学的一名高中毕业生。董轩一听此人来自淮扬话剧名校（淮扬五中的前身是教会办的培正中学，话剧表演是该校的传统特色），也是当初自己的母校，就倍感亲切。

下面要表演的剧目是曹禺先生的名剧《日出》。之所以这样安排，是因为江潮根据考生张曼丽的长相，认为她极适合出演剧中陈白露这个角色。这个角色的特点，借用剧中人顾八奶奶一句台词来说，“真是个杰作”，是“又香艳、又美丽、又浪漫，又肉感。”在短时间内，为了适合考生的表演和评委的评判，江潮选定了这出戏中的第二幕第三个场景。这个场景的戏剧情节是外国留学生、阔少张乔治向交际花求爱。为了强化演出效果，江潮亲自出演张乔治，考生张曼丽出演陈白露。团长和考生同台演出一场对手戏，这对考生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。

可结果令董轩感到满意的是，这个张曼丽表演得非常轻松自如，逼真到位。不仅很有表演天赋，而且心理素质极好。在台上一举一动，一招一式，一言一语，完全就是交际花陈白露，应有的状态和样子，没有任何破绽。她